

# 立言广大 措意精微

## ——读金景芳教授《〈周易·系辞〉新编详解》

林忠军

(山东大学 易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本文认为, 金景芳教授的《〈周易·系辞〉新编详解》是对其一生易学研究成果最为绝妙的概括和阐发, 也是对近千年来有关《系辞》研究最为精辟的总结和整合。其中他对《系辞》易理的哲学诠释、《系辞》疑难的详尽考辨及其版本的认真校勘, 对当今《系辞》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金景芳; 系辞; 辩证法; 考证

**中图分类号:** B2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82(2000)03-0092-05

### On A New Edition of and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n Xi-Ci of Zhouyi Written by Professor JIN Jing-fang

LIN Zhong-jun

(Research Center of I-ching Learn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holds that *A New Edition of and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n Xi-Ci of Zhouyi* written by professor JIN Jing-fang is the most excellent summary and elaboration of his life-long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es on *I-ching Learning*. Moreover, the book is also the most exquisite summary and integrity of the researches on *Xi-Ci* in the past almost a thousand of years. His interpretation on *Xi-Ci* in terms of philosophy, his thorough textual research on knotty problems in *Xi-Ci* as well as his serious check against different editions of *Xi-Ci* is much valuable.

**Key words:** JIN Jing-fang; *Xi-Ci*; dialectics; textual research

金老景芳教授是当代学界资深的易学大家。金老竭精覃思, 探赜索隐, 研《易》七十余年而不辍。曾有《易通》、《学易四种》、《周易讲座》、《周易全解》等多种著作出版, 又以惊人的毅力于九十六高龄完成了力作《〈周易·系辞〉新编详解》。该书倾注了金老毕生的易学智慧, 是对他一生易学研究成果的最为绝妙的概括和阐发, 也是对近千年来学界有关《系辞》研究的最为精辟的总结和整合。《〈周易·系辞〉新编详解》, 顾名思义, 是重

收稿日期: 2000-03-09

作者简介: 林忠军(1960-)男, 山东莱阳人, 现为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教授。

新编订和解释《系辞》。“新编”是就《系辞》的文本而言的;“详解”是就《系辞》的内容而言的。因此该书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系辞》文本的考辩和订正,一部分是对《系辞》的详细解说。笔者管见,其书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高屋建瓴 诠释易理

《周易》本为以预决福祸吉凶为目的的卜筮之书,然经孔子儒家整理和解说,彰显出丰富而博大的内容和精致而深刻的思维,《周易》由原以筮占为目的方技应用之书变成了以象数筮占为外在的形式、以义理为内容的哲学典籍。从《周易》结构和功用言之,它是由象数辞理占构成,其中理是根本,象数是对客观世界的效法和模拟,反映的是客观自然的普遍法则,它通过特定的附在象数符号之后的文辞表达,为形而上的义理而设。筮占虽为《周易》的应用,其行著方法、机制、原理无不效法着自然的演化和世界万物生生不息流变而透出令人难于想象的高深的哲理。也就是说,《周易》之精华不在以符号和数字形式显现的象数,也不在貌似神秘的筮占,而在博大而精微的义理。这是《周易》被尊奉大道之原五经之首、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思想家和哲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对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宗教、艺术等发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之所在。金老明于此,推崇王弼二程,专门致力于义理。

最能代表《周易》哲理的篇章是《系辞》,金老为了引起学界对《系辞》研究的关注,除了在《周易全解》等书中重笔注释过《系辞》外,又专门为《系辞》立注,阐明它书未尽之理,此为《〈周易·系辞〉新编详解》成书的重要动因。在该书中金老运用了当代最流行的、最普遍的哲学概念和理论作为工具,理解和诠释《系辞》。具体表现在,他提出《周易》“是用辩证法理论写成的”。并列举以下八条证据支持这一论点:1.《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是讲天地对立统一,能完全反映自然规律。2.《系辞》“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是言乾坤对立统一。3.乾坤两卦卦画和卦辞既对立又统一。4.泰否两卦反映了乾坤的对立统一。5.《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言乾坤天地对立统一。6.《系辞》“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周易》六十四卦全部蕴藏在对立统一的乾坤当中。7.《系辞》“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是用门户作比喻来说明乾坤对立相交统一。8.《系辞》“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是言事物发展周期的两端,反映了普遍规律。

金老以此作为着眼点,分析了《系辞》中的“会”、“通”、“变”、“深”、“几”、“革命”等范畴的辩证法内涵及内在联系。认为“会”是“化而裁之”、“是去故”、“是几”,为质变,“通”是“推而行之”、“是取新”、“是深”,为量变。不仅如此,金老通过深入剖析《系辞》中的言论,又提出了《系辞》中既有“一分为二”,又有“合二为一”。学界历来只知《系辞下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为“一分为二”,很少知晓《系辞下传》有“合二为一”。虽然周敦颐曾提出“是万为一、一实万分”,邵雍提出“合之为一、衍之为万”,朱熹提出“阴阳函太极、太极生两仪”。但皆未紧紧围绕着《系辞下传》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证。金老列举《系辞下传》三条证据说明“合二为一”:

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

者也。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金老对这三条引文中何为“二”、何为“一”作了具体的解说,并以此得出结论:“综观这三处传文,都是利用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作例子,遵照逻辑推理而得出一般的抽象的理论,即‘合二而一’。”这些分析和论证层层递进,言之有物,令人信服。金老这些观点是他长期契而不舍学习思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辩证法和易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而融会贯通形成的。因此,从易学言之,金老是较早接受马克思的哲学的观点方法并运用其诠释《周易》的重要学者之一,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仍然能够不遗余力地坚持和完善自己的观点,再次为《系辞》立注,这是对传统易学研究的超越和发展,也是金老对二十世纪易学的贡献。从哲学言之,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急需重建有时代特色的哲学之际,金老用辩证法的观点再度审视《系辞》,从中发现古老的易学蕴涵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进而置个人身体健康而顾不上,加以引申、整合、阐发,使之凸显广大,以引起国人的关注,有助当今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建构与发展。

## 二、探赜索隐 辩证疑难

《系辞》是孔子儒家对《周易》古经的解说,与《周易》古经相比,其文辞和内在的结构更容易理清和把握,通过研读相对通俗易懂的《系辞》解开了《周易》古经许多疑谜。然事过境迁,由于社会不断的变迁,文化和文辞相差悬殊,在当时包括《系辞》作者在内的人们看的极为清楚的问题,而后世则迷惑不解,本来用来解说《周易》疑难的著作却又为学界留下新的疑案,成为历代易学家探讨的焦点。《系辞》最大的疑难莫过于蓍和数,即《系辞》大衍章,此为研究《系辞》学术水平的试金石。历代易学家虽对此均有解说,但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金老在这一方面有独到见解,如他认为《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应为“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并对其根据作了陈述。指出:

上文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一大段文字,正是为这个“大衍之数”所作的说明。即于数来说,这个“五十有五”是天地之数;于蓍来说,这个“五十有五”是“大衍”之数。否则“五十”为无据,而前面一大段文字为剩语,此必无之事。正因为“大衍之数”即是能够“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的天地之数,也就是五个天数和五个地数的总和,所以,它应该是“五十五”,而不是“五十”。(本书 58 页)

金老早在三十年代作《易通》就阐述了此观点,当时曾得到高亨先生的认同。五十年代作《易论》、八十年代作《说易》、《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始终不渝,反复申明。在本书中又引其学生郭守信、郭鸿林、陈恩林先生研究成果为旁证,说明言“大衍之数五十五”者,自古有之,再次否定了汉魏唐宋易家所释“大衍之数五十”之非。

关于天地之数,前人或用五行解释之,或用纳甲解释之,或用图书解释之,读之如坠烟

雾,无所适从,不得其解。金老化繁为简,正本清源,提出“这里的天与地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其意义与阴阳、奇偶是一样的。天数是奇数,地数是偶数,表示自然数中包含的两种性质的数。”(见本书 55 页)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著与卦在《易经》中是对等的两个组成部分”。认为数和卦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故著用数、卦用象。而著与卦不同在于著是“知来”的,卦是“藏往”的,即卦是以往的智慧的概括和总结,著是数的推演而预知未来。金老虽然注重义理,高扬义理,但在这里并没有因此象某些学者那样片面追求义理或史事、仅借帛书无大衍章,否定《周易》的本来的筮占性质,而是将筮占视为《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符合历史事实。

自宋以来,《说卦传》一直被认为是说明先天卦和后天卦的铁的证据,邵雍是其典型的代表,尤其经大理学家朱熹的认可和宣扬,先天和后天图说基本变成成说,后世理学家多沿袭此说。为了辨明是非,金老在本书末附《〈说卦传〉略说》一篇,阐明了《说卦传》“是孔子为《周易》作《传》时,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的《连山》、《归藏》二易遗说”(本书 22、184 页)力图凸显《说卦传》的本义,“削去邵氏谬说”。早在晋时干宝曾提出《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为《连山易》,宋人朱元升作《三易备遗》更以《说卦传》为据,说明《连山》、《归藏》、《周易》为三代不同的《易》。金老今天重提此说,其意义在于不仅批驳了宋儒的“谬说”,印证了先儒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启发人们在当今考古资料大量出土的情况下,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重新思考《说卦传》中看似没有问题的问題。

### 三、校正错简 补脱订伪

《系辞》成书较早,流传日久,加上战乱和图书保存的局限等原因,致使《系辞》出现错简、阙文、误增、脱字等现象。历史上曾多次对包括《系辞》在内的《易经》进行校勘。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刘向父子、马融、蔡邕等曾对比今古文版本校勘《易经》,这些校勘多偏重于文字。宋代有疑古之倾向,对校正《易经》的错简、误改、脱字等作了不少的工作。欧阳修最早怀疑《系辞》存有错乱问题,开了宋儒疑经之先河。自此,宋人开始推断《系辞》自身及其与《文言》、《说卦》有错简现象,如朱熹根据程氏认为《系辞》“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两处错简,并改正之。周燔将《说卦》卷首两段移入《系辞》中,将《系辞》“天地定位”以下视为《说卦》首章。吴仁杰把《系辞》置于《文言》后,改为《说卦》上中篇,原《说卦》为下篇。明杨时乔也改“天尊地卑”等《系辞》入《说卦》。先儒这些对系辞的校正,虽然未必正确,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帛书《易传》公布以后,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金老凭借他深厚的易学功底和多年研究成果,并参照新出土的马王堆《周易》,对《系辞》中存在的错简、误脱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考辨和校正。如他认为,《系辞》中“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两节、《说卦传》和《系辞传》存有错简,并于《系辞新编》中改正。具体言之,金老同意朱熹《周易本义》所作的改动,将原在第十章首句“天地之数”接“天数五、地数五”至“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移到“大衍之数”前面。还把“是故四营而成易”至“可与佑神矣”前移,与“五岁在润,故再后挂相”衔接,把“乾之策”至“当万物之数也”移到后面。据马王堆《系辞》,将《说卦传》前两章移入《系辞》,作为最后两章。同时,又依据《系辞》上下文意,推断今本《系辞》有三处误增现象:其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以下

筮者尚其占”。其二，“天垂象”至“圣人则之”。其三，“观象制器”一节。另外，还指出《系辞》有误改、脱字现象。

金老对《系辞》整理和编订，有据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对于几千年《系辞》文本研究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今天重新解读《系辞》，揭示其本义，凸显其理提供了新的版本。对于文本整理直接关系到其内容的解读，正如金老自己所言，对待《系辞》错漏误脱“需要进行辨认，并作适当处理，否则，不但影响对《系辞传》的理解，而且会走到邪路上去。”（本书 23 页）长期以来，研究《周易》义理者往往忽略其文本的编订，而导致曲解《周易》，牵强附会，空发义理。金老既重义理，又重编订，为学界研究《周易》提供了一个典范。这就是金老可贵之处，也是金老大作价值之所在。

总之，读金老大作，使我收益匪浅。不仅使我学到了知识，更使我感受老一代学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如金老重考据、以传解传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这种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对我们后学启发很大。虽然金老一些观点目前还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但相信，随着对金老著作的解读和研究，一定能理解和接受。本人知识浅薄，本没有资格对资深的金老大作妄加评论，今能有机会对金老大作发表一孔之见，在倍感荣幸之时，又如履薄冰，不知当否，还请金老和其高足及易学同仁指正。

责任编辑：李尚信

（上接第 91 页）

《内经》无论用五行将人体部位归类，抑或用“生克”说阐述人体生理，用“乘侮”说揭示人体病理和用五行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这都表明人体内部是一个有机系统，它一动而全动，一变而全变，从而在中医学的特殊领域开显了五行思想的应用价值。

通观《内经》，全书无处不洋溢着强烈的阴阳五行思想。它以阴阳五行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以之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从而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它还运用阴阳五行论证人体是宇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认为人天之间因同构而相感，所以必须把人体放在宇宙大环境中去进行观察。这样，人体自身、人与自然，通过阴阳五行而处于密切联系之

中。它们之间彼此依赖、相互制约，共同凸显出《内经》中有机整体的善恶倾向，从而决定了中医学重功能轻实体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医学呈现出与西医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特色。此理论特色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征，即以宇宙万物为一个结构—功能的统一整体，认为它们彼此之间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在功能上具有协调性，它们通过相类相感而达到和谐共处。可见，《内经》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对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确立及其思想模式的建构，作出了巨大的哲学贡献，并对汉代董仲舒哲学以及整个中国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周立升. 春秋哲学[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49.

责任编辑：李尚信